

聊齋志異新評卷四

淄川

蒲松齡

舊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阿纖

奚山者高密人。貿販爲業。往往客蒙沂之間。一日途中阻雨。及至所當宿處。而夜已深。徧叩肆門。無有應者。徘徊廡下。忽二扉豁開。一叟出。便納客入山。喜從之。繫蹇登堂堂上。迄無冗榻。叟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

非賣食沽飲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荊弱女眠熟矣。雖有宿肴。苦少烹鬻。勿嫌冷啜也。言已。便入少頃。以短足牀來置地上。促客坐。又人攜一短足几至。拔來報往。蹠蹠甚勞。山起坐不自安。曳令暫息。少間。一女郎出行。酒叟顧曰。我家阿纖興矣。視之年十六七。窈窕秀弱。風致嫣然。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因詢叟清貴尊閥。荅云。土虛姓古。子孫皆天折。剩有此女。適不忍攬其酣睡。想老荊喚起矣。問壻家阿誰。荅言宋字山。竊喜旣而品味雜陳。似所宿具食已。致恭而言曰。萍水之人。遂蒙寵

惠沒齒所不敢忘。德乃敢遽。緣翁盛陳朴魯。僕有幼弟
三郎。十七歲矣。讀頗不頑。冥書肄業。欲求援繫。不嫌寒
賤否。叟喜曰。老夫是僑寓。倘在此。亦得相托。便假一廬
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起展謝。叟殷勤安置
而去。雞既唱。叟已盥沐束裝出。呼客已。酬以飯金。固辭。
曰。客畱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爲婚姬乎。旣別。客月
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媪率一女郎。冠服盡素。旣近。疑
似阿纖。女郎亦頻轉顧。因把媪袂附耳。不知何辭。媪便
停步。向山曰。君奚姓耶。媪慘山唯唯。然曰。不幸老翁壓。

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行卽還也。遂入林去。移時始來。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惻。媪曰。此處人情大不平。善孤孀。難以過度。阿纖旣爲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如早夜同歸。山可之。旣至家。媪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粟都已糶去。尙存甘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談二泉者。是吾售主。君勿憚勞。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躐一致之也。卽以囊粟付山。山策蹇去。叩戶一碩。

寄語大伯
數語先爲
下文漏洩
消息若有

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俄有兩夫以五騾至。媼引
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下爲操量執。概母放女收頃刻
盈。裝付之以去。凡四反而粟始盡。旣而以金授媼。媼留
其一人二畜治任。遂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市頭。
賃騎談僕乃返。旣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見甚喜。卽以別
第館媼。卜吉爲三郎完婚。媼治奩粧甚備。阿織寡言少
怒。或與語。但有微笑。晝夜績織無停晷。以是上下悉憐
悅之。囑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言吾母子也。居
三四年。奚家益富。三郎入泮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鄰。偶

意若無意
若用力若
不用力此
等處閑中
着筆淡處
安根遂使
通體骨節
靈通血脉
貫注所謂
閑着卽是
要着淡語
皆非泛語
也

及曩年無歸。投宿翁媼之事。主人曰。客悞矣。東鄰爲阿伯別第。三年前居者輒睹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媼相畱山。甚訝之。而未深言。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牆傾。伯往視之。則石壓巨鼠如貓尾。在內猶搖。急歸呼衆共往。則已渺矣。羣疑是物爲妖。後十餘日復入。試驗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居人。山益奇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爲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中人紛相猜議。女微察之。夜中語三郎曰。妾從君數載。未嘗少失德。今置之不以人齒。請賜離婚。

聚蚊成雷
衆口鑠金
託故而去
至明至決
何物鼠子
乃能知幾
若是

書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卿入門。家日以豐。咸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紜。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撲之貓。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感感不快。一夕謂媼小恙。辭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內已空。駭極。使人於四途踪跡之。竝無消息。中心營營。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爲幸。交慰藉。藉將爲緒婚。而三郎殊不懌。俟之年餘。音問以絕。父兄輒相誚責。不得已。以重金買妾。然愚阿纖不衰。又數

雖晝伏夜
動性本畏
人而不爲
鼯之晉不
爲鼎之穿
彼首見兩
端者何能
仰望

年奚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纖。有叔弟嵐。以故至膠。迂
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也。既返。復聞
之。因問主人。荅云。數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於是。月前
姥死。女獨處。無一綫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
閉戶。不與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吾嫂也。因
往款扉。有人揮涕出。隔扉應曰。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
嵐隙窺而遙審之。果嫂。便曰。嫂啟關。我是叔家阿遂。女
聞之。拔開納入。訪其孤苦。意悽慘悲懷。嵐曰。三兄憶念
頗苦。夫妻卽有乖迂。何遂遠遁至此。卽欲賃輿同歸。女

雖遠我訟
亦不從
監生行爲
乃真似鼠

慘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母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加白眼。如欲復還。當與大兄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嵐旣歸以告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婦相見。各有涕洟。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謝監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爲妾。數年不取其值。頻風示媼。媼絕之。媼死竊幸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畱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金多。頗有憂色。女言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償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謝不受粟。故索金。女嘆曰。此皆妾身之惡障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訴於邑。陸

用女言將
上文一筆
收盡

氏止之。爲散粟於里黨。歛貲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
實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纖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尙
無儋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盈矣。不數年。家大富。
而山苦貧。女移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狃以爲常。
三郎喜曰。卿可云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
渠。安何緣識君哉。後亦無甚怪異。

文貴省題。各從其類。風人詠物。比興賦體。遂爲詞翰。
濫觴言之。無文識者。譏之。此善賦物者。未肯率爾操
觚也。更之納奚食之已爾。宿之已爾。而繫塞登堂。何

遂迄無几榻陳肴似宿胡爲苦少烹鬻而且短足几
牀一人攜取拔來報往蹀躞殊勞此何等人家試爲
掩卷思之則何織之所由來豈俟舊鄰有言而始悟
哉窖中儲粟碩腹糴糧來則富饒去乃虛耗者辭選
義出色生新矣若阿織者秀外慧中寡言少怒又勤
績織我見猶憐奈何以形跡之疑遂滋猜議致慮青
蠅之聚阜防紈扇之措與母借藏所謂見幾而作者
非耶幸是郎心無二妾志靡他惡障旣除良琴再理
雖云析爨終是感恩蓋嘗反復其彼自愛弟數言竊

嘆人之置之不以人齒者恐轉為鼠置之不屑以鼠

齒矣

拔來報往

禮少儀毋拔來毋報往註謂皆疾也

援繫

晉語董叔取於范氏欲求援繫焉他

日被執而紉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

叔向曰求援既援矣求繫既繫矣欲而得之又何請

焉白眼

晉阮籍傳籍善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則以白眼對之

乳藥

後漢王允傳張讓以

事中允被捕從事奉藥進允厲聲曰大

臣獲罪豈有乳藥求死者乎投杯而起嫣然見卷二

塞

見卷二鳳陽土人

清貫

晉鐘嶸傳臣愚謂軍官是素族自有貫鄉籍也

萍水

岳

詩

依水類浮王勃滕王閣

僑寓

見卷二

蹄躐

史記貨殖

序一一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傳馬

一一千注

量概

集韻斗斛曰一一周禮考工記栗氏而不稅注

一口共于馬三百也

概所以勸一不以人齒見卷三秋扇之捐班婕妤怨歌行新製

齊統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

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

笥篋中恩蜀志董和署大司馬府事二十餘年

深中道絕儋石家無一一之財一小甕一二十斤又

齊人名小

甕為一一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歲其母蔡媼將使女

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身發軔之始不可草草價由母

定客則聽女自擇之媼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遂日見客

客求見者以贄贄厚者接一奕酬一畫薄者畱一茶而

已瑞雲名諫已久。自此富商貴介。日接於門。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貲。素仰瑞雲。固未敢擬。鴛夢亦竭。微貲冀得一覩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曰。客來生倉卒。遂別。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己。修整復往。瑞雲接見。良懽。移坐近生。悄然謂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蹶之士。惟有癡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

薄得近芳容。意願已足。若肌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媼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邑邑。思欲罄家以博一懽。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籌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壻數月。更不得一當。媼頗恚。將強奪之。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黑痕漸濶。年餘連顴徹準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跡。以絕。媼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

瑞雲又荏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
廚下。醜狀類鬼。舉首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與媼言。願
贖媼。許之。賀貨田傾裝買之。而歸。入門。牽衣攬涕。且不
敢以伉儷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
知已。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乎。遂不復娶。
聞者共姍笑之。而生情益篤。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
同主人。忽問杭有名妓瑞雲。近何如矣。賀以適人對。又
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
不知價幾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不然。如僕